

第 278 期 投稿邮箱: 755792341@qq.com



世界文化之窗

主编: 闻喜

李双 (澳大利亚)

夜半起彷徨

旅游归来, 半夜到达墨尔本家里。还没有进化出连续作战的本事, 而且似乎正在退化。累了, 累得解不开领带。很快睡去。唉, 旁边就算躺着全臂维纳斯、少女潘金莲、善良狐狸精本尊, 只要不来抠脚心, 捏鼻子, 我都心有余而肾不足, 绝不会主动醒来。

半夜照例被汪汪喊醒。它在院里独守自己的小空房, 寂寞了? 狗也怕寂寞吧! 应该是听到了动静。家人曾问: 它影响你休息了? 我说: 没有。它发现什么, 立刻高声呼唤, 是好狗! 如果悄悄密密, 得过且过, 装着不知道, 或升格为机密, 烂在肚子里, 那才不是东西!

汪汪长着浓眉毛, 长睫毛; 鼻子下方, 两侧, 错落着芝麻大的小黑窝, 每一个窝里, 栽一根胡子。舌头平时如常, 喝水时呈勺状, 喝水就是舀水。别的狗也这样? 它已重新入睡。两岁, 算少女, 长胡子不算, 居然打呼噜。

降温了。我披衣起床, 下楼到后院, 享受一下彷徨。不远处, 每一栋房子, 有的客厅亮, 有的卧室亮。其余房间, 都是黑的。但是, 灯光为院墙, 为整个建筑物镶嵌了金边——那是小小的, 一个挨一个, 连成串的灯, 都是太阳能灯。挂上, 不用管它, 到了晚上, 自己亮, 黎明, 自己灭。看院内, 很温暖; 看别家, 也温暖。

突然发现, 五六米远的木质院墙上, 多了两盏灯。小而亮, 很陌生。像钉子一样往我脸上刺。倒不痛, 有点不安。仔细看, 那不是灯, 是猫头鹰的眼睛。也一动不动, 在模仿太阳能灯。我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互不干涉内政, 绝不挑起战争; 虽然围墙主权属于我, 但欢迎来客共同开发, 共同使用。于是相安无事。

鱼缸边也挂着太阳能灯。缸沿上静卧着一对对蜗牛, 和核桃一样大, 简直以为是螺蛳。可能都是两口子, 或两兄弟, 在生闷气。

鱼缸里, 挣扎着一只十足落水的青年蟋蟀。大红鲫还没发现它呢。枯败荷叶下的青蛙, 已经沉睡多日。夏日里曾多次观察, 青蛙的舌头, 是双叉形, 前宽后窄。捕食时, 舌头就飞出去, 从上罩下来, 罩住猎物, 缩回嘴里。有点惊心。伸出两根指头, 将蟋蟀救起。黑色, 圆滚滚的, 肉唧唧的。我来救它, 又蹦又咬。

狗尾巴草上, 俯卧着一只飞蛾。巴掌大。没理它。不喜欢这种东西。若是它落水, 我就站视不管。秋天的狗尾巴草, 全身本是金黄色, 现在灰蒙蒙的, 每株都保持着那一米多高的身段, 直径达一米的宽幅; 草茎的顶端吐出长穗, 结满草籽, 胖胖的绒绒的, 约20厘米长; 已经长定了。和真狗的尾巴一样大。简直不相信它是狗尾巴草。

草丛里有蚊子没有? 夏末时, 好不容易见过一只, 立刻活捉, 判处无期徒刑, 收监。近两厘米长, 衬着蓝天白云, 相貌看得清清楚楚。脑袋像半颗豌豆, 顶着两根须, 须上全是细细毛刺, 吸人血的那根管子, 尖上开三个叉呢! 六只脚, 分五节, “大腿”粗短, 其余一节比一节细长。蚊翅窄长, 膜质, 有脉络可循。才关押五天, 就畏罪自绝于人民了。也没有发现萤火虫。雄性萤火虫8秒钟发一次光, 吸引雌性萤火虫。雌性如果响应, 也发光, 亮十几秒。接着是拥抱, 接吻, 交配, 离开, 永不再见。

树上漆黑一团, 应该藏着乌鸦。乌鸦, 比鸽子大, 且肥壮结实得多。落到树上时, 枝桠严重地闪动几下。落到瓦上, 能听到沉重的一响——咚! 它们个个精神焕发, 不怕人。平时在草地上从容觅食。常常如时如常, 喝水时呈勺状, 喝水就是舀水。别的狗也这样? 它已重新入睡。两岁, 算少女, 长胡子不算, 居然打呼噜。

降温了。我披衣起床, 下楼到后院, 享受一下彷徨。不远处, 每一栋房子, 有的客厅亮, 有的卧室亮。其余房间, 都是黑的。但是, 灯光为院墙, 为整个建筑物镶嵌了金边——那是小小的, 一个挨一个, 连成串的灯, 都是太阳能灯。挂上, 不用管它, 到了晚上, 自己亮, 黎明, 自己灭。看院内, 很温暖; 看别家, 也温暖。

突然发现, 五六米远的木质院墙上, 多了两盏灯。小而亮, 很陌生。像钉子一样往我脸上刺。倒不痛, 有点不安。仔细看, 那不是灯, 是猫头鹰的眼睛。也一动不动, 在模仿太阳能灯。我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互不干涉内政, 绝不挑起战争; 虽然围墙主权属于我, 但欢迎来客共同开发, 共同使用。于是相安无事。

鱼缸边也挂着太阳能灯。缸沿上静卧着一对对蜗牛, 和核桃一样大, 简直以为是螺蛳。可能都是两口子, 或两兄弟, 在生闷气。

鱼缸里, 挣扎着一只十足落水的青年蟋蟀。大红鲫还没发现它呢。枯败荷叶下的青蛙, 已经沉睡多日。夏日里曾多次观察, 青蛙的舌头, 是双叉形, 前宽后窄。捕食时, 舌头就飞出去, 从上罩下来, 罩住猎物, 缩回嘴里。有点惊心。伸出两根指头, 将蟋蟀救起。黑色, 圆滚滚的, 肉唧唧的。我来救它, 又蹦又咬。

狗尾巴草上, 俯卧着一只飞蛾。巴掌大。没理它。不喜欢这种东西。若是它落水, 我就站视不管。秋天的狗尾巴草, 全身本是金黄色, 现在灰蒙蒙的, 每株都保持着那一米多高的身段, 直径达一米的宽幅; 草茎的顶端吐出长穗, 结满草籽, 胖胖的绒绒的, 约20厘米长; 已经长定了。和真狗的尾巴一样大。简直不相信它是狗尾巴草。

草丛里有蚊子没有? 夏末时, 好不容易见过一只, 立刻活捉, 判处无期徒刑, 收监。近两厘米长, 衬着蓝天白云, 相貌看得清清楚楚。脑袋像半颗豌豆, 顶着两根须, 须上全是细细毛刺, 吸人血的那根管子, 尖上开三个叉呢! 六只脚, 分五节, “大腿”粗短, 其余一节比一节细长。蚊翅窄长, 膜质, 有脉络可循。才关押五天, 就畏罪自绝于人民了。也没有发现萤火虫。雄性萤火虫8秒钟发一次光, 吸引雌性萤火虫。雌性如果响应, 也发光, 亮十几秒。接着是拥抱, 接吻, 交配, 离开, 永不再见。

庚子年6月22日, 是纽约市迎来部分行业重启的第二个重要阶段。这个重启阶段, 令我心情激越, 欣喜若狂, 浑身有劲。因为涉及的行业范围, 比第一阶段重启的行业更广阔, 让我心情舒畅, 击掌称庆。重要的是, 标志着纽约市与新冠病毒战斗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虽然纽约市付出的健康生命代价惨烈, 史无前例。但阴霾的大地总算迎来曙光, 给更多的成年人带来工作和收入, 焕发了生机, 振奋了我原本忧伤脆弱的心。我最高兴发廊和理发店赫然在列, 由于理发等服务行业全部关闭, 我头上的黑发就成了山上雨后的山草, 胡乱疯长。

关闭理发行业才一个多月, 我顶峰的头发长得几乎长到披肩, 耳朵也让自己的头发掩盖不见到真面目, 模样实在惨不忍睹, 不成体统。如果是冬天, 我也许能忍一忍, 期待复工上理发店修剪, 还庐山真面目。但此制已经进入夏天, 这么长的头发热得我额头常沁出一节比一节细长的汗来, 还时不时汗流浹背, 心里烦躁。最重要的是, 鸭舌帽的覆盖面积毕竟有限, 无法将自己头上的头发完全遮盖起来, 疏漏很明显, 起不到目的。可怕的原委是, 当我坐在地铁座位的时候, 站在我眼前的乘客, 不戴口罩仍然高谈阔论, 估计有不少飞沫粘在我的头发上, 回到家还得用免洗消毒液涂抹头发来杀灭隐患中的新冠病毒, 费时费力。苦恼的是, 消毒液不容易买, 而且价格又昂贵, 剪头发无疑是最明智之举了。

“老婆, 我的头发已经快成为女人式样了, 你快想想办法吧!”我气急败坏对妻子说。

“老公, 你焦急也没有用, 理发店现在仍然全部关门, 我也想不到好办法来!”妻子无奈无力答。

“老婆, 不如你亲自出马替我理发吧, 反正你们三个女同胞已经自己剪发两次了!”我鼓励妻子说。

“老公, 我们女人剪发很容易, 剪短毛尾就行。男人剪发很麻烦, 讲究轮廓。”妻子吞吞吐吐说。

“男人还不是一样, 剪短就行!”一向注重发型的我, 只好主动求其次了。

“男人耳朵周围的头发不容易办, 又没有专业推剪, 我怕弄伤你!”妻子气馁答。

“老婆, 你尽管剪, 剪短头发就万事大吉了。反正我整天戴着帽子, 没有人看到我的发

许定基 (美国·纽约)

重启的曙光

型!”我鼓励妻子说。

“对呀, 反正又没有人瞧见, 无需讲究。好吧, 让我试试!”妻子鼓足勇气答。

妻子找来家庭缝衣针线包, 取出操起剪衣物的剪刀, 在我头上动作了起来。我生怕她真的无从下手, 就拿着镜子看影像给予指导, 倏地变得较真。很快, 后脑和前额的头发都让她剪得头头是道, 也算过得去。但到了耳廓, 妻子就显得手颤颤, 似乎心有疙瘩, 下剪刀畏首畏尾。突然, 我感觉耳朵刺痛, 我叫了一声后, 妻子迅速拔剪刀, 但为时已晚。我用手指摸左耳廓, 大吃一惊, 手指感觉到潮湿粘稠, 我将指头放到眼前一看, 当即惊诧, 自己体内鲜红的血赫然在目。

望着剪刀上粘滞的鲜血, 妻子惊讶得“哎呀”地惊恐喊了一声, 然后自责不已。我没有责怪妻子, 胜败乃兵家常事, 何况妻子初出茅庐。就像与新冠病毒战斗一样, 会有人牺牲负伤, 懂得亡羊补牢才是正道。我鼓励妻子说: “伤口很浅, 不必大惊小怪, 贴张止血贴就行了。”

妻子愧疚到沉默没有做声, 她赶紧给我的伤口贴上止血贴, 血就被止住了。

“老公, 耳廓两侧就不要剪了, 如果剪断耳廓就得上医院! 现在医院的一般手术已经关闭, 你毁了容怎么办?”妻子忧郁地说。

“老婆, 那有这么严重,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既然你对我自己没有信心, 就让我自己完成最后这点工作吧!”我若无其事安抚妻子。

“老公, 对不起了。你自己动手要小心!”妻子尴尬地答。

我拿起剪刀, 双眼盯紧镜子, 小心翼翼, 一点一点、一层一层地, 硬是将太阳穴两边的头发清理到薄和短, 直到完全显露出耳廓, 才算大功告成。但头发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主动生长, 一个多月后, 头发又故伎重演了。好在现在理发行业重启, 怎不叫我欢呼雀跃呢。

我按照疫前的“正常”思维, 早上9点钟就在理发店的门口报到了, 本以为自己会先到“君”, 料不到, 茫然发觉更有早行人, 因为已经有顾客捷足先登了, 我惊愕得苦笑。但教我们吃惊的就是, 人家老板似乎并不着急, 理发店的大门依然紧闭。我猜测, 老板对疫后重启的生意也是信心不足吧。

静好 (英国)

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

友推荐的水暖工 Andrew, 告诉我们家锅炉没加热水了, Andrew 答应一周以后来我家检查。在锅炉没有修好之前, 没有热水洗澡, 这么冷的天, 如果用冷水洗澡是很难受的。急中生智, 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水暖工 John 曾告诉过我们: 如果 Boiler 出故障, 没有热水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紧急方案, 用电加热热水, 即我们的锅炉是煤气和电两用加热的, 紧急情况下可以用电加热。

想到这, 我走到锅炉房, 按下了电加热开关, 顿时听到锅炉内发出嗡嗡的响声, 我知道电热器开始工作了, 很开心。

近期, 因为先生被高涨的煤气、电费搞得忧心重重, 为了不加重他的担忧, 我没告诉他我用电紧急加热锅炉热水。

晚上洗澡的时候, 有热热的热水, 很舒服, 我很开心。幸福就这么简单, 洗澡有舒适的热热水我就很满足。

当先生问我: 怎么有热水了? 锅炉好了吗? 我告诉他: 锅炉没好, 是我用了紧急方案: 用电加热热水。当先生一听到紧急方案, 立马紧张, 他脸色苍白地说: 紧急方案需多少钱? 是不是很贵? 看到先生的紧张样, 我马上安慰他: 紧急方案是对我们自家的锅炉而言的, 不是对电力公司。电力公司只管你每月用了多

度电, 不会管你具体用在什么地方, 故他们没有紧急用电的收费。可怜我先生是体育脑袋, 不懂技术, 不管我怎样解释, 他就是不愿相信, 仍担心电力公司会收取我们紧急用电费用。

被先生追问, 我突然想到我们自家屋顶上装了六块太阳能电池板, 白天在有阳光的情况下, 用电加热热水, 是用的我们自己太阳能发的电, 是免费的, 这样更能省钱。但不管我如何解释, 先生就是不相信, 为了不与先生发生争吵, 我请他打电话去问朋友, 问电力公司。听我这样说, 先生开始冷静下来, 听从我的意见, 打电话联系水暖工 Andrew。当 Andrew 告诉先生: 是的, 当锅炉是煤气和电热两用时, 紧急情况下可以用电加热, 电力公司不会收取额外费用; 如果我们有太阳能发电板, 白天用的电是自己的, 是免费的。当先生听完 Andrew 的解释, 确信我是对的, 他放心了, 马上去打开锅炉电热器开关, 用电加热热水, 晚上先生用热水冲凉后, 他高兴地说: 有热水洗澡很好。

今天上午十一点, Andrew 来我家, 仔细检查锅炉后, 他说一个控制阀门坏了, 需换。于是他开车去电器商场, 买回一个新阀门, 换上, 锅炉就能正常工作, 能加热热水了, 且

家避疫近3个月, 第一阶段重启的头一天。我渴望有更多的行业重启, 让纽约市重新迈上如意繁花征途。

重启需要关爱与提醒, 抗疫和复工两不误要万众一心。在地铁站, 那些来自学校的安全人员, 摇身一变先士卒在一线, 热情洋溢地, 给那些没有佩戴口罩的乘客赠送免费的口罩, 期望所有乘客在一个安全健康的公共交通环境里坦然去复工。

州长库默更是身体力行, 早上亲自搭乘纽约市的地铁, 以昭示纽约市的地铁系统是安全健康的, 给大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予以信心和勇气。

由于地铁增加了班次, 车厢并不拥挤, 保持社交距离没有问题。所有乘客都佩戴口罩, 避免了交叉感染, 为巩固纽约的抗疫成果尽心尽力。

这一天, 有近40万人重返工作岗位, 估计纽约市的失业率就减低了。其中就有不少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 对于那些无法自驾者, 要出行还是要使用公交车的。

受重启的影响, 曼哈顿唐人街的商业街, 一改昨日行人寥寥的忧伤失落局面, 车流和人流几乎恢复到关闭前的水平, 一片繁忙景色, 给萧条经济带来复苏的希望。

而昨天还紧闭大门的店铺, 当天几乎全部恢复营业。物价大幅回落, 短缺的商品也得到了缓解。比如关闭前, 盒装50个的一次性口罩, 每盒原价要45元, 现在每盒仅仅是15元左右, 而且大量供应。

但我们不能忘记, 纽约市已经有20万市民确诊感染肺炎病毒, 有2万多人悲惨病亡, 平均每天有200人丧生, 惨绝人寰。面对触目惊心的悲剧数字, 不免令我悲凄惊恐。病亡的人之中, 身份有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子女女儿。在每一个家庭中, 他们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 是宝贝、是灵魂, 甚至是家庭经济的顶梁柱。我心中盛满哀伤焦虑, 这样暗无天日的疫情, 与其说是灾难, 不如说是一场浩劫!

6月7日早上, 市长白思豪郑重宣布中止纽约市实施了7天的宵禁令, 复工开始在雨过天晴中踏上正轨。第二天, 白思豪表示: “每个纽约客都应该一起庆祝你们的成就, 即你们的成就, 因为你们为反击新冠病毒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疫难深重的纽约市, 在历经近100个日日夜夜的痛苦悲壮煎熬后, 终于迎来了走出疫情重灾区的曙光!

整个暖气系统不再发出任何噪声。

通过 Andrew 这次的检查, 他只更换了一个阀门, 整个暖气系统正常工作, 且没有以前“嗡嗡”的噪音, 证明了我以前的判断是正确的, 一月份原水暖公司需更换楼道热水管道是不正确、是骗人的。为此, 我再次提醒先生: 以后不要再采用任何私人水暖公司, 虽然私人水暖公司开始时的报价比正规公司低一些, 但自从他们安装锅炉后, 他们故意制作小故障, 使锅炉问题不断, 每年要不停地维修, 支付不少维修和换零部件费, 得不偿失。

这次先生好朋友推荐的 Andrew, 他是一家正规公司的水暖工, 他利用业余时间为数数朋友们服务, 他不会故意破坏他人的水暖设施, 而谋求更多的工作机会, 挣更多的昧心钱, 且他收费合理。我建议先生以后就用 Andrew 为我们长期服务, 先生同意了。

以前我工作, 家里的事我都不用管, 任何东西坏了, 都是先生联系人来维修, 所以不知道英国有些私人水暖工, 如此不诚信。自疫情发生以来, 我宅在家, 和先生一起处理家里的大小事, 发现了英国私人水暖工的猫腻, 及时阻止了先生被人骗, 即时止损。

知识是财富, 知识也是力量, 能即时识破骗局, 防止上当受骗。我现在在后悔当初选学理科了, 俗话说: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看来真有其道理。